

Wai Guo Ming Jia San Wen Cong Shu

外国名家散文丛书

# 瓦莱里

## 散文选

[法]保尔·瓦莱里 著

唐祖论 钱春绮 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外国名家散文丛书

Wai Guo Ming Jia San Wen Cong Shu

# 瓦莱里 散文选

● [法] 保尔·瓦莱里 著  
唐祖论 钱春绮 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瓦莱里散文选 / (法) 瓦莱里 (Valery, P.) 著; 唐祖论, 钱春绮译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06-4306-1

I . 瓦... II . ①瓦... ②唐... ③钱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 . 1565. 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78184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2 字数 273 千字

2006年4月第1版

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

## 导读：

### 保尔·瓦莱里 ——人类精神不懈的探索者

#### 一、获得殊荣的瓦莱里

关于象征主义诗人保尔·瓦莱里对法国和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，著名作家安德烈·纪德在接受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曾作了由衷的赞颂（纪德因年迈有病委托法使馆人员宣读答谢词）。

各位先生，在我看来你们的选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，不如说是投给那种使作品有了生命的独立精神。这种独立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各个方面都遭受攻击。你们从我身上看出了这种精神，你们觉得有必要赞许它，支持它。这就使我心满意足，信念更为坚定。然而，我无法不想到，仅在不久前，法兰西的另一位杰出人士，他比我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好。我想到的就是保尔·瓦莱里。在我跟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中，我对他的赞美与日俱增，而且，只是因为他的遽然去世才妨碍了诸位把他选入我的位置。我常说，我总

是以何等友善而非示弱的虔敬态度向他的天才俯首。我在这天才面前总是感到：“人性，太人性了！”但愿我对他的追忆充溢在这会场之内，而这回忆越是经历漫长的黑夜越会显得灿烂辉煌……

纪德的这番颂词诚恳而又公允。事实上，从1930年开始，瓦莱里的名字在瑞典文学学院至少被提名过十次，1945年，二战胜利后，该院为瓦莱里的入选争取到全额选票。但在表决前夕瓦莱里不幸病逝（1945年7月20日），这就有了纪德上述的感叹和赞颂。更耐人寻味的是戴高乐将军闻讯坚持为他举行国葬，于是，万人空巷，前来吊唁的群众鱼贯而行，昼夜络绎不绝。7月25日，在先贤祠旁，巴黎特罗加岱罗广场法兰西人民和政府为他隆重举行葬礼、追悼报告和殊荣的军礼。7月27日，按照瓦的遗愿，下葬于地中海塞特港海滨墓园，让这伟大诗人永远俯视着他心爱的阳光明媚的地中海。

对于这一殊荣，当时旅法的华人作家，也是瓦莱里生前的好友盛成教授说：“二次大战后，法虽败，尤加国士以殊荣，此吾固知法之必不败也。……吾与中国有同感焉。”的确，瓦莱里不仅是雨果之后法国最有成就、最有国际声望的伟大诗人，而且也是一个忠贞不渝的爱国者，他坚持独立的精神思考和行动，敢于对贝当说不，敢于抗议德国占领军破坏巴黎建筑文物，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情操获得人民的敬重，他获得国葬殊荣是众望所归，理所当然。

## 二、他的文学生涯和诗歌创作

保尔·瓦莱里，1871年10月30日生于地中海西端的塞特港。这是法国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的年代，是巴黎公社诞生又倒在血泊中的年代。瓦莱里的父亲是海关的统税局职员，母亲是意大利热那亚人。瓦的祖先是科西嘉的岛民，他从小就爱海，梦想当个海员。瓦莱里还有一个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儒勒·瓦莱里。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，终身不渝地关爱他的弟弟。他送瓦莱里进蒙贝里大学攻读法学，一心要把他栽培成法学家。蒙贝里大学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学，是培养人文主义人才的摇篮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彼特拉克曾在此留学四年，旅居多年，对瓦莱里的诗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。在哲学方面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，法国的笛卡尔、巴斯噶、孔德对他的求知和治学方法都有启迪，使他终身受益。1890年5月是蒙贝里大学六百周年校庆，他有幸结识青年诗人比埃尔·路易，后者又委托纪德前来探望他。他们以后都成了终身好友。1891年，他发表了诗《水仙辞》。1892年他取得了大学的法律证书。同年 he 去意大利探亲，不幸在恋爱中遭受了风暴的摧残，经受了严重的精神危机，深受折磨的他，认识到“心是一个封闭系统”，而理性易受感情蒙蔽，因此决心从对爱情和诗歌的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，全力投入到对精神的探索以及对知识、意识的分析理解。他随即移居巴黎，停止写诗。先在国防部期刊任编辑，后在哈伐斯通讯社任社长的秘书，同时他还去巴黎大学听讲，并参加马拉美家每周二晚举行的诗

人聚会，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纯粹推理的研究，发表了三篇论文：《与泰斯特先生夜谈录》（1894），这是他和一个虚构的代表抽象理智的人物（原型是马拉美）之间的对话，讲出了他对人、对事、对思想、对生活的态度；《达·芬奇方法论导读》（1895），他认为人间必然存在一种能接触各种知识和一切艺术部门的方法，从而阐明从方法入门的必要；《德意志征服》（1899）预言了德国迅即崛起。1900年三十岁的瓦莱里与女画家摩里梭（著名画家马奈的弟媳）的甥女戈比雅结婚，婚后有三个孩子。对于这一段长达二十年（1892—1912）在“忙碌的群众沙漠中”的生活感受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（被人）忘却、劳作、在筐中积累笔记、结婚、生儿育女。”“我葬于此，被人所杀。”他自己甘于淡泊，但文坛却没有遗忘他。1912年，纪德和出版家伽里玛找上门来，一再劝说他把旧的诗作结集出版，瓦莱里最终答应交手稿，但要求再修改旧稿，而他在修改中，诗兴勃发，不可抑止，结果写出了五百余行的长诗，这就是著名的新诗集《年轻命运女神》（1917），两年后《旧诗集锦》（1920）问世，随后又推出了杰作《幻美集》（1922），其中刊有最负盛名的《海滨墓园》，这是他最富哲理性、自传性，最充满抒情并且也是写得最完美的诗篇，它显示了诗人对生死、动静变易等重大问题的沉思，以及自我不断前进的精神。1921年3月，法国《知识》主持当代诗人选举，他继雨果、波德莱尔登上桂冠诗人宝座。他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派的旗手，是马拉美的忠实传人，他们师生之间有深厚的情谊。瓦莱里那些缅怀师恩的悼文感人至深。瓦莱里是个哲理诗人。他的诗继

承古典传统，讲究诗律，但他同时又致力于把抽象观念和丰富的形象结合起来，使诗隐含着多层次的意义。他反对浪漫派的无病呻吟及滥用感伤情绪，他推崇理性，致力于使象征诗从虚幻朦胧走向坚实明朗的境界。这是他与象征派诗人韩波、魏尔伦神秘、颓废诗风的不同处。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说：“在过去三十年间唯有瓦莱里为永存不朽的诗人，他是 20 世纪前期诗人的象征，这个称号不适用于叶芝，也不适用于里尔克或任何别人。”

### 三、瓦莱里的《杂论集》和他的散文成就

在 1922 年以后，瓦莱里的写作转入以文学评论和散文为主的阶段。代表作有五卷本《杂论集》(1924—1944)、《注目当今世界》(1931)……《杂论》大体上是他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国内外的讲学报告的汇集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包括(1)文学研究(2)哲学研究(3)准政治评论(政治边缘评论)(4)诗歌和美学理论(5)教育(6)诗人的回忆。作者阐述他在这些领域内的探索和思考，包括他对文明和欧洲的思考。在《欧洲人》等篇中可以见到他继歌德、康德、雨果提出世界主义、欧洲统一的思想之后，最早提出了欧洲共同体的渊源和设想。他也是国际文化合作的倡导者，是“世界人”的追寻者。在《注目当今世界》和《精神的危机》的文章中，他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二战前夕欧洲人的精神危机。而《德意志的征服》一文预言了德国的崛起，甚至引起德国占领军的怀恨。《杂论》包罗万象，博大精深，充满了真知灼见和法兰西民族的传统和人文主义的精神。纪德回忆瓦

莱里弥留时刻的枕边读物就是重新裱好的《伏尔泰选集》，而瓦莱里在索邦大学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（由电台转播）是《纪念伏尔泰二百五十周年诞辰》。瓦莱里在演讲中说：“……我们的目的是在我们法国人之间弘扬伏尔泰他那最坚定、最恢弘的热情，思想自由的热情。我们知道这种自由招致什么！我们知道自由的代价。……”他接着又说：“……一切识别人性的东西，一切从动物单调的条件中稍稍提高人性的东西，都是那些数量有限的个人的事情，我们多亏这些个人才获得思想的东西，如同我们依靠劳动获得食物一样。”而这些思想就是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人的独立精神，所呼唤的人性，所获得的民主、自由和人权思想。

瓦莱里的散文中很少有抒情的美文，大体是政论、文论（文学评论）、学术论文，他的论文不仅显示高超的智慧、广博的知识修养，而且有一种严密纯洁的古典风格，令人击节赞赏。论者认为瓦莱里的散文也和他的诗一样含有无限的暗示，值得你一再地精读。他不仅是近代伟大的诗人，而且是第一流的最自由的最犀利流畅的政论作家，在《注目当今世界》、《精神政治》诸篇中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。“尽管瓦莱里的大部分诗作都是精品，但可能我更喜欢他的散文。”他的好友纪德如是说。

#### 四、瓦莱里的诗论

瓦莱里在 1925 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。1937 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研究院（一译法兰西公学）诗歌讲座教授，这是

一个诗人的至高的荣誉。他的讲学受到欢迎，盛况只有柏格森的哲学讲座可与比美。讲课的内容就是《杂论》中的诗论，主要论点如下：

1、他坚持认为诗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，并且重视诗形式的研究。

他一再引用大诗人米斯特拉尔<sup>①</sup>的话说：“唯有形式可以保存流传精神的作品。”他批评浪漫派诗人太不注意形式。但雨果是例外，他说“雨果是凭借形式的创造者”，并写了这一论文，高度评价雨果的诗歌成就。他在文中说：

“（在古代）一切要保存的珍贵事物……都被置换成诗歌的形式……以求创造言语自身的记忆，让它印制保存在脑海里。”因此，他认为只有形式能保存精神的经营，能抵抗时间的侵蚀。也因此，瓦莱里喜欢诗人像工人那样有意识地循着方法去操作，去制作。

2、诗和言语的区别在哪里？怎样去判断？

“言语如同走路，一到目的地，几乎一被听见就被遗忘了，诗的语言却相反（诗如同跳舞，动作本身就是它的目的，它追求的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幻境）。它倾向于使它自己的形式被反复诵习，它刺激我们以同样的形式进行再造。诗可由这一性质来辨认。”

“言语为应用的工具，动而不能主动的工具。言语无力产生他人心中的效果，诗可以产生这种效果。”“诗意的传达是一整个的有机感觉，这和意见的传达不同。”

---

①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大诗人，1904 年获诺贝尔奖。

3、诗之为诗在于诗情。诗情是诗人独特的审美情感。“诗的本质不过是人类对最高美的向往。”(波德莱尔语)据此,瓦莱里提出了“纯诗”的论点。

他认为这是一种“纯粹的形式”。即假设诗人学会了创作完全不含散文成分的诗作(完全排除非诗情的成分),这时就出现了“纯诗”……但是语言的实践或实用主义、逻辑的习惯和结构、词汇的杂乱使纯诗无法实现。因而这是诗人的努力方向和理想的边界。

#### 4、可否把最抽象的理智引入诗歌?

瓦莱里强调诗歌创作是清醒自觉的意识活动。理性沉思比灵感和激情更重要。他说:“如果诗人永远只是诗人,没有丝毫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愿望,那么就不会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诗的痕迹。”“一首诗应该是智力的盛大节日(庆典)。”瓦莱里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,把抽象思维和强烈的给人美感的事物形象(感情象征)结合起来,不仅能唤起与感情错综交织的观念,增强诗的内涵,而且能使人越过物象去追求本质,进入超尘脱俗的神圣境界,这正标志着他诗人生涯的最大成就。

#### 5、诗境由象征、对立和韵律所营造。

瓦莱里重视音律,他的诗歌继承传统(彼特拉克),有古典遗风,“有法国南方故乡深夜沉钟的回音”。他挖掘语言格式的音乐性,充分利用词汇本身所包含的声音和感觉能力(创造言语自身的记忆力)。他说:“诗人的职能在于要赋给语言以语音的价值,并把语言的神秘空气再创造于其周围。”又说:“在好的诗中加入音乐,就像教堂的玻窗使

壁画明朗起来。”

瓦莱里喜欢建筑和音乐。建筑讲究对称美，音乐含有波动节奏。诗歌、绘画、音乐都像自然界的美一样在对立的因素中求得和谐一致。《海滨墓园》就是动与静、光与影、生与死、永恒与变易中的对立与一致。因此，他说：“诗是体验的表现。诗人的目的，乃在与读者做心灵的共鸣，和读者共享神圣的一刻。”因而诗人的职责应是苦思苦吟，呕心沥血地去找出一种特殊的语言来显示诗的功能。

这些诗论是瓦莱里一生的潜心研究和实践的结果，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。作为诗人和评论家他还主张把诗歌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。这说明他特别有远见。如今这种观点已逾越国界被很多批评家奉为圭臬（基本原则），指导和推动本国的诗歌建设。

## 五、人类精神的不懈的探索者

康德说：“启蒙精神就是敢于认知。”瓦莱里说：“我们不走向愚昧，就走向智慧。”知识是瓦莱里的终极价值，求知赋予他生命的意义，但就求知的方法和侧重点而言，他和歌德又有所不同，尽管两人都是集思想家、科学家于一身的全才的大诗人，最明显的不同，歌德探讨的对象是外在世界，是“形相的伟大辩护者”，而瓦莱里则专注于人的心灵活动和思想本体。他探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，是人的高度的意识，是“纯我”<sup>①</sup>。他潜心研究人类的精神作用和各种

---

① 见梁宗岱1935年论文《歌德与梵乐希》。

情况的关系，并且探索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律(包括诗艺方法)。为此目的，他养成了刻苦的工作习惯，从1894年起到逝世前止，他每天五时起床，喝一杯重新煮过的咖啡，就趴在桌前记录他对这些研究课题的观察、反思、感受、自我解剖，直到九时为止。五十年内他一共留下了261本“晨思笔记”，共26600页。这真是人类精神探索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项巨大工程，瓦莱里自己也曾说过《晨思笔记》代表了他的精华。但他对自己作品要求严格，又淡泊名利，所以绝大部分笔记都秘而不宣，束之高阁。1967年根据作者生前《笔记》而整理出来的三部对话录《厄帕利诺——建筑师》(1922)、《心灵与舞蹈》(1922)、《固定的观念》(1932)搬上舞台后非常成功，为他赢得了意外的身后荣耀。瓦莱里再次为世界所瞩目。1973年，分成两巨册，共计29卷的《晨思笔记》全集终于问世。

瓦莱里重视理智，但并不主张理智构成一种系统(如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系统)。他认为诗歌创作是一种完美的心智活动。他主张“以文艺支配哲学，以哲学补充文艺，而不可喧宾夺主，沉溺于哲学之深渊”。作家杜阿梅尔说：“瓦莱里对于任何说教及传教者都保持一种谦和的蔑视。”也因此，纪德说：“他的思想极为自由，他始终关心的是摆脱一切累赘。”他的精神历程终于进入人类最高的思想境界：“伟大的人物必然是巨大的激情与清醒的理智相结合。”(莎士比亚语)

瓦莱里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，而且是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。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，

从帕纳斯到象征主义，他是马拉美的传人，是后期象征主义的砥柱，也是世界现代派诗人的先驱，领先于艾略特、叶芝、里尔克、庞德，与他同时崛起的还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超现实主义、达达主义。瓦莱里说：“我是为后人工作的。”在他之后，才有存在主义、结构主义的兴起，才有俄罗斯、布拉格形式主义学派形态美学的传播。因此，我们要了解法国的思想和文化，要研究探索人类的精神领域，以及借鉴诗学理论来推动诗歌的发展都不可不了解瓦莱里。确切地说，走向世界的瓦莱里的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，现在法国有瓦莱里大学，英国有瓦莱里学院，然而我们的译介工作却跟不上形势发展，尽管国内起步较早，在二十年代就有梁宗岱（瓦莱里的入室弟子）遂译《水仙辞》（1927）、吴宓（比较文学先驱）遂译瓦的诗论《关于阿多尼斯》（1928）、还有盛成长期追随在瓦的身边，以及李金发、王独清、穆木天、陈占元对象征主义诗歌的积极介绍；三十年代有戴望舒、艾青、卞之琳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，以及何如（南京大学教授）在留法期间私淑瓦莱里用法文写就长诗《贵妃怨》获得法国诗坛好评；四十年代有学者盛澄华、吴达元的译介研究，以及专攻瓦莱里取得博士学位的梁佩珍（北京大学教授）。随后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十年停滞。改革开放以来，1979年先是莫渝在海峡彼岸推出他主编的《梵乐希诗文集》，实际上是汇集了二十年代以来两岸译介研究成果，也介绍了台湾地区的诗人学者纪弦、谢康、覃子荣、胡品清等，其中程抱一在本世纪初还获得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殊荣。八九十年代，北京天津先后推出了《瓦莱

里诗歌全集》(葛雷、梁栋合译,1996,中国文学出版社)、《文艺杂谈》(段映红译,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)以及陈力川等人重要的学术论文,至于散见在梁宗岱、盛成、卞之琳的文章和各类法国诗选集中的研究论文数量更多,无法枚举,但是迄今为止,由于多种历史因素,我们还没有《瓦莱里全集》的中译本,甚至还没有他的《杂论集》的全译本,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于日、德、英诸国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年逾八旬的钱老春绮在译余言谈及此,常引为一大憾事,所以,我们承译瓦莱里散文集的初衷,就是不惴浅陋,抛砖引玉,以期在有生之年见到中译全集问世为幸事。最后,还得谢谢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就读时的启蒙老师毛凤仔教授惠借《瓦莱里全集》法文原著;法国友人尚让夫人(Claire Jeanjean-Weyer)惠赠《杂论集》第一卷;朱静教授惠赠力作《纪德研究》;王薇生教授惠赠力作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》;谢谢译界马振骋、唐家龙、袁莉诸学长教授对拙译本的指点和鼓励;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、薛炎文、李家文诸同志多年来对这一译作的理解和支持。

谨以此文和这一译作纪念瓦莱里逝世六十周年。

译者 唐祖论

2002 年岁末于沪上陋舍

瓦莱里逝世六十周年 2005 年岁末修改

## 作者在《杂论集》首卷前的说明<sup>①</sup>

这些随笔——你们也许马上就会读到——无一不是某种环境的作用，而且都不是作者主动写就。题材既非出自作者，有时甚至篇幅都是规定的。

作者在这工作伊始，几乎总是惊讶地发现自己已介入在一种不习惯的思绪中，并被突然放置在某种意料不到的境地。因而每次都不得不找回他固有的思想天性。整部《杂论集》的创作可以说都存在着同样的思想活动。

---

① 《杂论集》初版 1924 年由伽里玛社出版，扉页刊有作者这一说明。另外，纪德对于瓦莱里为何写作散文也有相同的记述：“……瓦莱里写道：‘人们似乎不理解或不相信——我可说得够多了——我的大部分作品只是对偶然的请求或情况的回答。要是没有这些外部的要求，我的作品就不会存在。’无法摆脱的过度的义务使他精疲力竭，他很想推脱掉，向人求饶。他曾说：‘所有这些可爱的人会要我的命。你知道我的墓碑上该刻上什么字吗？’‘为他人送命的保尔·瓦莱里之墓。’然而，必须承认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在这样挑战下产生的。……”（引文见纪德：《保尔·瓦莱里》，桂裕芳译）——译注